

# 跟随聂帅的三个月

赵永德 口述 颜景河 整理

1945年8月，在张家口西柴沟堡战役中，我负了伤，被送到部队休养所养伤。住了一、二个月，基本痊愈了。可是因原部队调走不能归队，只好在休养所待命。为了战斗需要，上级把我们伤兵和后勤人员组织起来，成立了一个新兵连。

有一天，我们连队集中，传达了上级指示，即：凡是能行军打仗的，均编入战斗部队，开赴东北战场，伤残人员留在当地工作。经过体检，因我伤愈后仍吐血，便把我分到十一分区供给留守处，实际上是分到聂司令员居住的地方。

1946年开春，我来到涿鹿县十一分区留守处。组织上让我到伙房工作。具体任务是买菜，采购办公用品，打扫卫生。当时留守处有两个伙房，聂司令和司令部的军事人员一个。我们的伙房，是为二十多个后勤人员服务的；聂司令的爱人陈萍同志和九团黄团长家属同我们一起就餐。

第一次见到聂司令，就给我一个亲切朴实的感觉。记得那一天，从司令部门内，走出一个胖胖的个子不高的军人，他身上穿着黄色的军服，精神抖擞，胖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出来便亲切的和大家打招呼。当我听到大家称他是聂司令时，我肃然起敬。啊！这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、受到人民热爱尊敬的司令员啊！他走到我们面前，和气地和大家聊起天来，知道我是新来的，亲切地和我握了手。

战争年代，聂司令工作很忙，一般是早出晚归，平时也很难见到他，晚上也不闲着，他房间一直到深夜都亮着灯。当时司令部有三匹马，一匹白马和一匹青马是警卫员骑的。聂司令骑的灰色带白点的马，那马养的很肥，很壮实，跑起来飞快，我们叫它为“花炮马”。司令部的伙食和战斗部队相比算好多了。饭基本上是净粮食，小米、棒子粥，三天两头也能吃上白白的大米饭，鲜菜一直没断，只是肉吃的少。聂司令吃饭也和我们一样。听警卫员说，司令员生活很简朴，从不挑饭挑菜吃，有时忙起来，边吃饭边工作。

聂司令有个孩子，当时四周了，聪明活泼，逗人喜爱，陈萍雇了个保姆照看。后来保姆因故辞去，我便担负了照看孩子的任务。那时涿鹿县属新开辟的解放区，比较平静，晚上没事，大家便上街到戏院看戏。为此，我便负责给首长和同志们买票。当时戏院演的是晋剧，开始听不惯，慢慢就着迷了。什么“牛魔王造反”、“金沙滩”、“金瓶和银瓶”，尽是古装传统戏。聂司令和家属看戏，全是自己花钱买票，从不搞特殊。可惜的是，三个月来，聂司令因工作忙，竟连一次戏院也没光顾。

1946年4、5月的一天，聂司令带部队打东北折回。大家私下议论，说是局势要发生变化。后来，我听警卫员说，毛主席去重庆了，现在国共两党要和平谈判，要裁军了。果然，过不多久，部队开始整编，精简机构，我们司令部后勤人员要压缩。一天晚饭后，陈萍大姐找到我，说让我做好思想准备，司令部要精简人员。并征求我的意见，愿到那儿去。我涨红了脸，说什么也舍不得离开司令员。后来经陈大姐和组织几次做工作，才把我说通了。我提出回老家门头沟，至于工作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陈萍将这事亲自告诉了聂司令。后经聂司令和组织安排，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司令员，奔赴新的工作岗位。

（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3辑）